

夢占逸旨



夢 占 逸 旨

陳 士 元 纂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夢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占

陳士元纂

逸

商務印書館出版

旨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自序

嘉靖壬戌之秋。八月既望。陳子坐蒲陽軒中。睠月色之漸高。忻桂華之始放。感盈虧之轉轂。念榮瘁之循環。於是舉酒命酌。興發成酣。枕簟載清。隕然就寢。夢皓眉之老叟。披霞服而降庭。授予一函。金文眩目。宛科斗之古篆。欲宣誦而未能。藏襲袖間。猶恐遺脫。獲茲奇玩。心復生疑。乃再拜問叟曰。子與君遇。無乃夢乎。叟笑曰。何遇非夢。何夢非真。忽起譙聲。予遂驚寤。晨興喟歎。是何祥也。研思終日。莫得其繇。嗟夫。夜之遇叟也。其真也耶。晨之喟歎也。其夢也耶。將詢兆於占人。慨輝經之墜地。輒據見聞之末。撰茲內外之篇。用述微悰。題爲逸旨。拂常隱語。豈迨醉夢之譏。遁世朽夫。聊增噓譚之助爾。

卷之一 內篇目錄
眞宰篇
長柳篇
晝夜篇
衆占篇
宗空篇

眞宰窈冥無象無形瀕濛渾穆氣數斯涵莊子曰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廣成子曰窈窈冥冥至道
鴻洞莫知其門氣判陰陽數苞終始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無形時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天旋地凝兩間定位而人物生矣淮南子曰天地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禮
沖和肖乎天地精神融貫無相斲也列子曰沖和氣者爲人王介甫詩注曰人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靈
經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
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之魂陽曰魂列子曰精神者天之
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白虎通曰魂主於情魄主於性高誘曰魂人陽神也魄
人陰神也鄭玄曰嘘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朱子曰魂屬木魄屬金所
以言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氣清者魄從魂氣濁者魂從魄從魂爲貴從魄爲賤清魂爲賢濁魄爲愚此壽夭禍福之
是金丹錄曰靈魂爲賢屬魄爲愚輕魂閻也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有貴而賢有賤而愚有壽而福有夭而禍有貴而愚有賤而賢
有壽而禍有夭而福世變無恒幾則先肇魂能知來魄能藏往魂強則善悟魄強則善記聖魂麗於目夜寐也魄宿於肝魂麗於目故能見焉魄宿於肝故能夢焉夢者神之遊知來之鏡也朱子曰

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畫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莊子曰。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故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畫想夜夢。形神所遇。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長柳篇第二

長柳之演。載諸藝牒。其詳不可得聞已。漢書藝文志曰。黃帝長柳占夢二十卷。周官太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原兆掌三易之法。一連山。二歸藏。三周易。三夢。一曰致夢。二曰箚夢。三曰咸陟。周禮注曰。致夢言夢之所夢。亦得也。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又以前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吉凶。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征。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注云。國之大事。有八定。作其辭。以命著龜。又參之以夢也。夫兆倚龜而徵。易賴蓍而顯。著龜外物也。聖人設教利用。猶足以通乎神明。稽乎大疑。用之謂之神。又曰。以通神明之德。尚書洪範曰。汝則有大疑。乃若夢本魂涉。非由外假。度其端倪。探其隱蹟。則榮枯得喪。烏得而達諸其榮枯得喪。而夢則謀及卜筮。乃若夢本魂涉。非由外假。度其端倪。探其隱蹟。則榮枯得喪。烏得而達諸其榮枯得喪。而夢則發乎精神。非外物比尤可占也。其占有不應者。則不能度其端倪。探其隱蹟。爾。

晝夜篇第三

晝夜一息也。古今一晝夜也。易大傳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莊子曰。死天地以春夏為晝。秋冬為夜。治世為晝。亂世為夜。春闢戶。誠之通。秋闔戶。誠之塞。莊子曰。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天地有祿祥。皆其精神所發。漢天文志曰。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凡景星卿雲器車醴泉之類。稱為禎瑞者。天地之吉夢也。如半月王者。不敢私人。則見史記曰。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孝則景雲出。游白虎通曰。王者德及山陵。則景雲浮。器車出德及淵泉。則醴泉湧。祿星霾霧崩竭夷羊之類。

稱爲妖孽者。天地之惡夢也。晉灼曰：妖星，彗孛之屬。詩箋云：霍雨土也。五音篇海曰：獨不祥氣也。將見於郊。吉惡二夢。天地可占。而況於人乎？人爲形役，與寢有常覺而興，形之動也。寢而寐，形之靜也。而神氣遊行而造化同流。莊子曰：人與天地精神往來。淮南子曰：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爲表而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臟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心應天，肝應地，脾應土，肺應火，腎應水。將陰夢水，將晴歸乎至虛。蘊乎至靈，榮魂不枯，精萃不沈。揚子曰：榮魂，魂也。說苑曰：心應天，肝應地，脾應土，肺應火，腎應水。夢火，天地通我歸乎至虛。蘊乎至靈，榮魂不枯，精萃不沈。司目之用者也。季目睛之表也。吳祕注云：榮魂，精光也。精萃，豈與寢興覺寐爲動靜哉？故形雖寐而神弗寐，或斂於寂，或通於觸，神有觸斂，則寐有夢否？神觸於形，然後有夢。無觸則雖寐而不夢。莊子曰：成然寐，遽然覺。朱子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也。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必於寤而感通之妙。神之所觸，或遠或邇，或永或暫，晴晦異象，躋墮異態，榮辱異境，勝負異持，凡禎祥妖孽之類，紛杳而莫之綜核。雖疇昔所未嘗睹聞者，亦皆凝會於夢。此其一寐之所得。吉惡可從而占也。曾何分於晝夜？孔子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故夢亦猶是。

衆占篇第四

衆占非一。惟夢爲大。漢書藝文志曰：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夢與兆易準。故三代尙焉。洛出丹書，乃說九疇，兆法著矣。河出綠圖，乃列八卦，易法行矣。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春性命之理，而兆易之揆也。呂氏讀詩記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類至。三兆之體，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周禮注曰：頌，謂繇也。三兆，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三易之體，其經皆八，其別

皆六十有四。周禮注曰：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三夢之輝，其經皆十。其別皆九十。周禮：眠祿掌十輝之法。玄注云：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此術今亡。夢與兆易，豈有降降乎？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周書：泰誓：朕夢協朕卜，合於美善也。衛史朝曰：策襲於夢，武王所用。左傳：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又以周易筮之，遇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策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非達觀陰陽之故，深究天人之際，其孰能與於此？朝曰：元亨，又何疑焉？策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非達觀陰陽之故，深究天人之際，其孰能與於此？朱子曰：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密而敬之至矣。王晦叔曰：天人同流，相應而不遠。先王必立官以觀妖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

宗空篇第五

宗空生問於通微主人曰：夢者幻也。與露電泡影等。佛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一切起滅，皆歸虛妄。主人曰：汝奚不稽之古乎？軒轅氏有華胥錄圖，風后力牧之夢。列子曰：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國。不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東。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國。河圖挺佐輔曰：黃帝召天老，而授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至翠嬌之川，大鱸魚泛白圖，龍圖朱文，以授帝。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號也。天其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二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帝寤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漢記曰：和意皇后夢捫天，天體若鍾乳，后仰喻之以訊占夢。書云：堯夢攀天而上，湯及天砥之，此皆聖王之夢。白孔六帖曰：堯舜上聖，符域內之休徵。注引夢書云：堯夢攀天而上，湯及天砥之，此皆曰堯夢。御龍以登，舜有長眉，擊鼓之夢。帝紀曰：舜夢肩長與髮等，堯乃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雲天而有天下。禹有山書洗河，乘舟過月之夢。吳越春秋曰：禹登衡山，夢赤繡衣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紀之書，言治水之要，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記之。名爲山海經。帝中過湯，有砥天之夢。解見桀紂有黑風大。

五

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魯昭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愼曰公不果行襄公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何之三月
祖君楚不左傳宋元公將如晉夢太子欒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而行何之三月
公如楚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夢焉元公行幸於曲棘與晉文夢楚子衛莊夢良夫左傳晉侯被楚
先君子犯曰吉我向上得天楚伏其罪且柔之矣及戰楚師潰左傳衛莊公夫夢往北宮見人
懼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生之瓜余衛良夫無辜莊公夫夢往北宮見人
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生之瓜余衛良夫無辜莊公夫夢往北宮見人
占之不實對莊公為已氏所殺燕鉏夢康叔燕姑夢伯儵左傳衛莊公夫夢往北宮見人
是年冬十一月對莊公為已氏所殺燕鉏夢康叔燕姑夢伯儵左傳衛莊公夫夢往北宮見人
史荀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氏所殺燕鉏夢康叔燕姑夢伯儵左傳衛莊公夫夢往北宮見人
也成子史記衛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之良謂曰我康叔也今衛名而子公曰亦夢康叔謂已氏所殺燕鉏夢康叔燕姑夢伯儵左傳衛莊公夫夢往北宮見人
茲而文載見左傳鄭文公御之燕姑夢康叔燕姑夢伯儵左傳衛莊公夫夢往北宮見人
曹人夢振鐸鄭人夢伯強許之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有子將不信微闕余而公也諸生穆公為而子公曰亦夢康叔謂已氏所殺燕鉏夢康叔燕姑夢伯儵左傳衛莊公夫夢往北宮見人
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強許之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有子將不信微闕余而公也諸生穆公為而子公曰亦夢康叔謂已氏所殺燕鉏夢康叔燕姑夢伯儵左傳衛莊公夫夢往北宮見人
聽鄭人相驚以伯有為厲或夢伯強許之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有子將不信微闕余而公也諸生穆公為而子公曰亦夢康叔謂已氏所殺燕鉏夢康叔燕姑夢伯儵左傳衛莊公夫夢往北宮見人
駟帶卒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見叔牙乃立子孔之子余孫殺洩及伯有之子良止伯有殺而後好厲趙史援
夢叔帶荀偃夢巫臯史記趙盾夢甚惡非君持要乃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厲趙史援
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東方魏則可以前跪乃戴之奉之其後有屠岸賈之禍之兆絕而後好厲趙史援
之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東方魏則可以前跪乃戴之奉之其後有屠岸賈之禍之兆絕而後好厲趙史援
疽而魏顯夢老人韓厥夢其父無子傳晉魏顓命子敗秦師於輔氏獲玉諸侯伐齊師通明見巫春獻子道與
辛之役魏顯夢老人韓厥夢其父無子傳晉魏顓命子敗秦師於輔氏獲玉諸侯伐齊師通明見巫春獻子道與
人之役魏顯夢老人韓厥夢其父無子傳晉魏顓命子敗秦師於輔氏獲玉諸侯伐齊師通明見巫春獻子道與
右故韓厥御是以結草以亢杜回齊師及齊侯戰于穀獲之必嫁疾甚獲則曰必殉擊卒人初魏命武子及子避焉左
君子也乃射韓厥之中左皆仆而韓厥獨免程子遇唐宗之婦傅子納泉丘之女之左離奔孫及夷子避焉左

勝人宿後魯人召穆子歸氏生為卿所宿庚子夢人獻已弗雉其子奉為黑面人則皆所而能又其名曰牛遂使
也。登謂之豎牛豎牛長使為政所讒殺孟丙逐仲王而穆子病為豎牛所餓以其帷幕孟氏之廟已君龍臨
奔僖子僖子使助妾蘧氏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祿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已君龍臨
之筮乃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以至嬴童二豎天使河伯之名罔不紛陳錯綴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
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有火勝金故弗克左傳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克
入郢必以庚辰日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有火勝金故弗克左傳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克
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
公曰如何曰不食新麥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
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在膏之上膏之下不可為也公使甸人獻新麥召桑田巫示
而將殺之未及食如廁陷於廁而卒左傳晉趙嬰通於趙莊姬莊姬趙朔妻嬰之姪婦也明年春嬰兄
原與屏放嬰於齊嬰夢天使謂已曰祭余余福汝嬰使問左傳楚與晉戰令尹子玉為瓊弁玉纓未
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嬰祭之明日而亡左傳楚與晉戰令尹子玉為瓊弁玉纓未
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而邑姜之夢虞實述於博物之子產疾子產曰當武王邑姜使公孫僑聘晉且問
曰畀余賜汝孟諸之藥而邑姜之夢虞實述於博物之子產疾子產曰當武王邑姜使公孫僑聘晉且問
曰畀余賜汝孟諸之藥而邑姜之夢虞實述於博物之子產疾子產曰當武王邑姜使公孫僑聘晉且問
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往代君子覽而業之垂
及千載豈皆習誕而承賸邪生日禮記諸篇或雜漢語左氏務博未免浮誇何足符信也主人曰汝以師
心之識錮其圓神爾孔子曰猶夫商周之書小雅之詩非聖人之所刪定者邪高宗夢說審象旁求說命書
篇王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置諸其左
右史記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
中舉以武王誓師朕夢協卜四篇見第而宣王築室考牧有熊熊虺蛇衆魚旐旗之夢小雅斯干之詩乃
為相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太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旗旐旗之夢小雅斯干之詩乃
夢衆維魚矣旐旗旐旗之夢小雅斯干之詩乃
夢羊宣王考牧也陳氏曰室成而考之故以牧人之夢而書其祥又使太人占之致其嚴重未敢褻也夢皆以太人
夢而言其祥牧成而考之故以牧人之夢而書其祥又使太人占之致其嚴重未敢褻也夢皆以太人

占傳文朱子曰太人太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孔氏曰雖幽王之朝訛言莫懲猶必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小雅正月之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以正訛者也。然則古人曷嘗忽厥夢占哉。而緯稗所載足用資擇。老明於臧否占夢明於吉凶國之所賴夢以正訛者也。然則古人曷嘗忽厥夢占哉。而緯稗所載足用資擇。胡可概以爲寤而無辨也。韻海曰寤語也。

夢占逸旨卷二

卷之二內篇目錄
聖人篇
六夢篇
古法篇
吉事篇
感變篇

聖人篇第六

聖人無夢。茲蓋虛譚云。莊子曰：聖人不思慮，不豫謀，其寢不夢。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飛。人而無夢，槁形灰心之流，不寐不覺，不生不滅，所樹異教也。莊子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聖人莫加於孔子。孔子壯則夢見周公，卒則夢奠兩楹，豈語怪哉？赤子之生，方浹旬日，其寢而寐，乳之弗受，攜之弗驚，已或適然笑焉，或輒然怒，寤以啼焉，謂之夢笑夢啼。徐而叩之，實未嘗寤也。夫赤子無感，何喜何怒？而夢有所成，則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五音篇海曰：適然，笑貌。寤，呼骨切。臥驚貌。小兒夢啼也。制也。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營然能聽，分黑白，察醜美，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程子曰：心所感通只是理也。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聖人之心，不異赤子。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託神靈府，含陰吐陽，非無夢也。無妄夢以亂智爾。淮南子曰：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和同。孔穎達檀弓注曰：聖人五情同乎人，焉得無夢？荀子曰：心臥則夢，故心未嘗動也。然而有所謂靜者，不以夢劇亂智，故謂之靜。楊朱乃謂五帝之事，若覺若夢，其不免歧路之悲乎？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三皇之事存，若亡。

六夢篇第七

六夢神所交。八覺形所接。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覺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夢

之候也。周禮注曰正夢者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噩夢者喜悅而夢也懼夢者恐懼而夢也八覺一曰故覺二曰爲覺三曰得覺四曰喪覺五曰哀覺六曰樂覺七曰生覺八曰死覺此八者覺之徵也。列子曰覺有六候。

形神相感夢覺有絲而造化真機融合無間故占夢者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審日月星

辰之象以參乎其夢。周禮注曰歲時者今歲四時也天地之會陰陽之氣夢有五行之睽睽有五行之隸

各有屬隸五行布而支幹運歷數順而歲時成。天幹十子水寅卯木巳午火申酉金戌丑未土於

是考分至之節建厭之位。此言觀天地之會也春秋之中曰分者半也九十月之半也春分秋分二分之日

夏之中曰夏至夏至者陽極之至陰氣始至日北至也建厭之位日影短至故曰夏至也冬至者陰極之至陽

氣始至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長至故曰冬至也建厭之位日影短至故曰夏至也冬至者陰極之至陽

二月卯三月辰寅亦逆數也四月一次謂之陰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即月厭也厭對者正月寅

十月有丁巳皆究制伐陰義專之情王相死休囚之實此言辨陰陽之氣也乾支比和曰專春秋緯

陰陽交會之辰究制伐陰義專之情王相死休囚之實此言辨陰陽之氣也乾支比和曰專春秋緯

死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故春則木火相土死水休金囚夏則火土相金囚秋則金水相木死水休金囚冬則水木相火死土相金囚

言日月星辰之象也宿舍之臨如正月輪轉於辰在亥二月日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闢拍彗

星飛流之變五星之變同舍曰合變爲妖星曰散掃星亦彗之屬也光芒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彗

星之名有五流星之名有八詳中與天文志日月薄食暈適背鐺抱珥重蜺之異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

星之名有五流星之名有八詳中與天文志日月薄食暈適背鐺抱珥重蜺之異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

象而後可斷其吉凶此周禮十輝之逸旨也漢書曰五星之術其來尚矣可以占國則可以占事可以占事則可以占人

古法篇第八

古法亡而夢不可占已帝王有帝王之夢聖賢有聖賢之夢與臺廝僕有與臺廝僕之夢窮通虧益各緣其人凶人有吉夢雖吉亦凶吉不可幸也如趙嬰夢天使之類吉人有凶夢雖凶亦吉凶猶可避也如董豐避枕沐之事是故夢有五不占占有五不驗神魂未定而夢者不占輔廣曰詳占夢之意先王致謹於天人之際可為密矣有微兆之亂不自知覺則其見於夢寐者率多紛紜飛戾未必與天地之氣相通縱精蘊曰其夢也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待既驗而後可知古法若存未必能盡占也妄慮而夢者不占六也其夢也漫晝有漫想也邪想寤知凶阨者不占泣如擊伯寤知凶阨而懼不敢占也及從公伐鄭至夢涉洹食瓊地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今過三年衆繁而從余寐中撼病而夢未終者不占皮命切驚病之使覺也病矣無傷也占之是若聲伯卒杜預注云傳成數占夢寐中撼病而夢未終者不占夢有終始而覺佚其半者不占或忘其終非全夢也始占夢之人味厥本原者不驗原則天地人物通乎本終夢有終始而覺佚其半者不占夢有終始而覺佚其半者不占或忘其終非全夢也始占夢之人味厥本原者不驗原則天地人物通乎本一術業不專者不驗占夢之術必精誠未至者不驗神誠不通乎鬼削遠為近小者不驗隆之喜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強知也依違兩端者不驗如幡綽占祿山惟夢之患隆之道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幡綽曰臣昔占夢必知其不可也玄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衣袖長者出新手不隆在賊中祿山夢衣袖長至階下幡綽曰臣昔占夢必知其不可也玄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衣袖長者出新手不隆敗玄宗自蜀歸語問幡綽曰臣昔占夢必知其不可也玄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衣袖長者出新手不得也玄宗笑而赦之故必有大覺而後能占乎大夢莊子曰方其夢也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得也玄宗笑而赦之故必有大覺而後能占乎大夢莊子曰方其夢也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者自以爲覺竊而赦之故必有大覺而後能占乎大夢莊子曰方其夢也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竊然知之固哉不然則覺亦夢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居喪不哀以善喪蓋魯國同淮之仲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所見者妄中央之國其民一寐一覺以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卓落之國其民常覺而不眠周之

尹氏大治產其下有役夫夜夢爲國君其樂無比而尹氏則夜夢爲人僕趨走杖屨無不至尹氏友辨之
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列子曰欲辨覺夢惟黃帝孔丘今無黃帝孔丘孰辨之
哉
大覺者剖宗領竅襲竅重熱九熱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位奚啻弔詭審測云哉莊子
梧子謂墨鵠子曰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覺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晉書曰索統善占夢太
守陰潛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老父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從父老問占
夢之術審測而
說實無書也

吉事篇第九

吉事有祥占事知來周禮季冬聘王夢周禮占夢注曰聘問也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
爾乃獻吉夢以歸美於王王拜而受之重其祥也周書程寤史記文倣武倣四篇皆誥夢之詞汲冢周書
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太子發植梓於闕化為松柏史記篇曰維正月王在成周味爽召三公左史明堂
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史記篇曰維正月王在成周味爽召三公左史明堂
曰今夕朕寤遂事驚子乃取途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文倣篇曰維文王告夢懼後祀之無
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民物多變民何向非利鳴呼敬之哉以詔周公旦立後嗣而代命繼位之大猷
徹篇曰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利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而代命繼位之大猷
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呼敬之哉以詔實小子曰允哉汝夙夜勤心之無窮嗣而代命繼位之大猷
胥茲爲決夢可易占乎或有惡夢感疫厲而成者則亦以季冬舍萌于四方以贈之方以贈惡夢舍萌于四
兆也贈送也謂夢不吉則求其所以不吉之萌兆於四方而舍去之以贈送其惡夢使不復效也說苑
曰妖孽者天之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兆於四方而舍去之以贈送其惡夢使不復效也說苑
書曰天子夢惡則修諸侯夢乃令方相氏行毆讎之政周禮占夢曰贈惡夢之方以贈惡夢舍萌于四
惡則修政大夫夢惡則修諸侯夢乃令方相氏行毆讎之政周禮占夢曰贈惡夢之方以贈惡夢舍萌于四
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時之氣爲厲鬼而伯奇之神載在漢書通典曰後漢季冬先臘十日大雩謂之逐
將隨強陰出害人故命有司大雩之也而伯奇之神載在漢書通典曰後漢季冬先臘十日大雩謂之逐
幘阜構執大鼓作方和曰伯奇食夢云云鵠鵠之鳥著之山海經鳥三首大尾而善笑名曰鵠鵠服之如
於禁中黃門倡優作和曰伯奇食夢云云鵠鵠之鳥著之山海經鳥三首大尾而善笑名曰鵠鵠服之如

使人不夢覺。夜神之呪。述於西陽雜俎。曰。婆娑婆演帝。詳見續博物志。故鬱壘桃梗。葦虎之設。亦舍萌贈。惡之遺制云。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索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鬼門。萬鬼出入。有二神人。一因立桃梗於門。畫鬱壘葦虎之象。漢制設桃梗。鬱壘葦虎於百官宮府。又以葦載桃枝。賜公卿。

感變篇第十

感變九端。疇識其由然哉。列子曰。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一曰。氣盛。二曰。氣虛。三曰。邪寓。四曰。體滯。五曰。情溢。六曰。直叶。七曰。比象。八曰。反極。九曰。厲妖。何謂氣盛。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喜。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短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此氣盛之夢。其類可推也。氣盛之夢。十有五。詳見黃帝靈樞經。淫邪發夢篇。并內經。肺要精微論。但靈樞經無短蟲長蟲二夢。則夢生殺。甚飽。則夢取。何謂氣虛。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見人斬血籍籍。得其時。則夢見兵戰。腎氣虛。則使人夢見舟船溺人。得其時。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氣虛。則夢見菌香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此氣虛之夢。其類可推也。論蓋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故也。何謂邪寓。厥氣客於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客於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